

张锐锋



往事在躁动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往事在躁动

WANG SHI ZAI ZAO DONG

这样看来，散文写作的意义正处在某种不存在中寻找存在的形态，它尤其要求我们考虑它的多重性和灵活，诡谲的形态，也就更需要文学智性的浓度聚集。当然，我们还可以说出自己认为的更多意义和关于散文写作的更多理由。但是，对于一个散文家来说，一切意义和理由只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只是感受，并不需要呈现，因为所有的意义和理由，已经通过他的散文创作婉转曲折地表达出来，就像一条鱼给我们献上它赖以生存的水，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窥探其某一方向投给世界的侧影。

王东

WANGSHI ZAI ZAODONG

ISBN 978-7-5078-2807-8



9 787507 828078 >

定价：28.00元

往事在躁动

张锐锋

张锐锋文集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往事在躁动 / 张锐锋著. —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  
2007.8

ISBN 978-7-5078-2807-8

I. 往... II. 张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76356号

## 往事在躁动

著 者	张锐锋
责任编辑	胡杏天
装帧设计	奇文云海
出版发行 社 址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 邮编: 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广内印刷厂
开 本	640×940 1/16
字 数	230千字
印 张	18.5
版 次	2007年8月 北京第1版
印 次	2007年8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2807-8/I·229
定 价	28.00元

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
(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张经纬

山西原平人，一九六〇年出生。

中国“新散文”运动发起人。一九八〇年代开始文学创作，已出版文学著作十五部。作品被数十种选本选载，数度入选中国散文年度排行榜。曾获多种文学奖。

现为国家一级作家。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山西省文学学院院长，山西大学兼职教授。

## 自序

散文是什么？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是一个不可回答的问题。文学的分类学试图找到一切文学体裁的基本定义，但收获的往往是一连串矛盾重重和似是而非的、带有游戏性质的严肃概念。事实上，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定义是徒劳的，因为，一切定义都偏离事物的本性，它仅仅体现了人们用一个侧面涵盖事物全部内容的荒谬渴望。就像水一样，物理学家认为是液体，在冰点之下就成为固体，在沸点以上又会转化为气体，化学家认为它是 H 与 O 的化合物……实际上，我们捕捉到的仅仅是事物的一个属性，它的全体一直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。重要的是，一个写作者，必须在自己的创造对象之中遨游，就像鱼游于水一样。一条鱼可以不知道水的性质，但却可以无时无刻感受到它的真实存在。

美洲作家帕斯曾从语言表述立场的唯一性出发否认散文的存在，他说，诗歌的特点是它每一句话都蕴含着好几层意思，相反，散文要受理智支配，期望每个词、每句话都是一个意思。这是理想的要求，力所难及，所以实际上没有散文。博尔赫斯也曾在自己的一篇小说中虚构过一首只包含一个字的诗，这一个字里包含了一切，因而当诗人寻找到它时便失去了一切。

这实际上意味着，我们的理智不可能全部呈现于文字，否则我们将沦为语言的毁灭者以及我们自己的毁灭者。当然，否认散文存在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，它只是指出了散文作为理智的支配结果所暗含的危机。另一方面，散文存在的价值及理想也正在那试图表述一切的愿望之中，它是我们面对隐秘真理的一种寻找的姿态，它是企图揭示我

们理智的一种深层渴求。

帕斯捷尔纳克从另一角度指出散文的意义，他说，我们所获得的价值，在散文中会表述得更加出色。这样看来，散文写作的意义正是从某种不存在中寻找存在的形态，它尤其要求我们考虑它的多重性和灵活、诡谲的形态，也就更需要文学智性的浓度聚集。当然，我们还可以说出自己认为的更多意义和关于散文写作的更多理由。但是，对于一个散文家来说，一切意义和理由只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只是感受，并不需要呈现，因为所有的意义和理由，已经通过他的散文创作婉转曲折地表达出来，就像一条鱼给我们献上它赖以生存的水，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窥探其某一方向投给世界的侧影。

好了，我用这本书给你们一个模糊的影子。

而且，是往事的影子。

## 《新文界》丛书出版说明

新时期以来,新散文运动应运而生,其创作主体实力强劲,创作实绩丰硕深厚。与传统散文相比,新散文在选材、语言、结构和思想内涵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变化,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点,令人耳目一新。新散文的重要意义和核心价值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,它的探索风格和艺术理想正改写着当代文学的面貌。但由于种种原因,新散文在普通读者中的影响力至今仍然有限,新散文的诸多优秀作品至今仍然遭到冷落。应该说,这是一个时代的严重疏忽,也是出版人的遗憾和读书人的不幸。

这样的事实提示着出版者的责任。面对优秀文本和普通读者之间的错位,出版者需要的是饱满的热情和顽强的信念。《新文界》丛书的出版,就是这种热情和信念的真诚流露。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细致工作和不懈努力,让新散文具有亲切动人的形象,以一种醒目、闪亮的方式登堂入室,成为普通读者视野里曼妙无限的风景。

用“新文界”给这套新散文丛书命名,既是由于一种直截了当的语义关联,同时也体现了一种真正的雄心:把新散文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统揽其中,一网打尽。这固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,但却是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持久动力。有了这样一种动力,《新文界》丛书就不会流于平庸,也不会半途而废,它的精致质地、高雅品位和宏大格局就会有充分的保证。

让我们一起努力,一同期待。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2007年6月

# 目 录

自序 .....	001
算术题 .....	001
秋风瑟瑟 .....	041
往事历历	
京城札记 .....	063
阅读生存 .....	105
光盘之寓言	
一个冬日的多重解 .....	115
世界的形象	
29 个字 .....	127
十六开笔记本 .....	245
张锐锋著作简目 .....	289

## 算术题

“一条鱼能够对它终身畅游其中的水知道些什么呢？”——爱因斯坦在他晚年的《自画像》里说出这样的话。必须承认，我们对自己的真正生活所知甚少。正像一条鱼不需要对河流或海洋知道多少，仍然不妨碍它自由自在地在其中畅游一样，我们的生活仍然在一页一页地翻开，直到供那一隐藏的造物主阅尽全卷。

重新面对儿童时代的算术题时，发现那些演算并没有得出真正的答案。那时，我常常不能理解的是，为什么要在解题之初先设立一个未知数 $x$ 呢？解题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未知变为可知，题意中已经含有未知，而我们为什么还要重新设立？从另一角度看，我们所解出的答案，只是我们自设的未知数的答案，而不是那算术题所提出的疑问的真正解决。

## 序曲一

粗糙的木柱，支撑着倾斜的、四边单面泥皮屋顶，简单的、细碎的木格状窗户上，糊着厚厚的粗麻纸……一棵高大的老榆树上，悬挂着一口铸铁的、呈喇叭口形向下敞开、带有波浪花边的大钟，在上课和下课时都要敲响。每当到那一时刻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就会神秘地等待在树下，腰里别着一个双铃马蹄表。他低下头，不安地低头看着表盘上的指针，然后以缓慢的动作解下绕在树上的用来敲钟的绳子……这一切，仿佛是一个放大的、出自西洋的能工巧匠之手的报时装置，它是趣味和精确性的完美结合。

我很难忘掉我们的乡村学校，它那里的无数日子，已经凝结为一个铁块，压在了其他日子的上面，短小而沉重。我时时能够感到它的存在，感到它的力量。我记得那里的许多细节，包括学校的正方形大院里两个角上栽着的枣树，石头井口旁边倾斜地放着的敞口水缸，以及井口上立着的轱辘和它的被磨细了的摇柄……我的心脏跳动的声音里已经含有它们的声音，我的呼吸里也有着它们的呼吸。到了夏天的时候，许多毛毛虫从榆树上顺着一根透明的细丝线悬吊在空中纳凉，又使它们被微风吹得晃悠悠，就像坐在秋千上一样。

它们干扰了我们的视线、经常挡住我们进出教室的路径。它们的充满诗意的生活和我们的苦恼形成对比，在教室里，我们可能正在为一道算术题发愁。设立未知数  $x$ ，建立方程式，运用各种公式……一个抽象的世界将我们牢牢地控制了。为了得到一个正确的方程、一个合乎题意的解，孩子们趴在有着几道裂缝的木桌上皱起眉头、苦苦思索。老师一直在教室里走动，他的冷漠的表情不断转向另一个方向，就像作业本上的算术题一样变化莫测。纸和笔之间摩擦的沙沙声……好像发生在另一个时空里。

实际上，算术使我们获得快乐，那种经历种种艰难之后突然的灵光闪现，那种从复杂的迷宫里挣脱的快意，获得那唯一的解之后升腾起来的幸福，数字和方程式曾经填充了童年时代的时光，使我们的作业本上的空格里有了实在的内容。它让我们不断地发现了能够解答的事物，正是那些算术题里秘密设置的障碍，让我们感到了智力的力量。一个个未知数里，都有自己的影子，我们殚思竭虑地捕捉的不过是一个已经存在的自己。

有一次，我在一只过去的箱子里找到了一本书。这一木箱的表面已经蒙上了尘土，铁锁已经生锈。里面究竟有我的什么？我开始对过去的事物发生好奇。时间流逝得好快啊，好像一切已经被洗涤干净了。

我小心翼翼地找到锁钥，插到锁孔里，轻轻地旋转，那沉闷的“嘭”的一声，就像从远处、很远的远处传来的。这一声，带着时间的余震，我感到自己被摇撼、被一种外在的强力推了一下。木箱笨重的盖子打开了，里面的一切让人失望，箱子里根本没有一点金灿灿的东西，没有阿里巴巴的珠宝，也没有电影里经常出现的、被人争夺的寻宝图，只有一些过时的书籍，一些破破烂烂的儿时的作业本。这是一个秋天。突然从西方沿着城市高大的楼顶刮来的风，将窗外的两棵树上的许多叶子吹到半空。黄色的、脆质的叶片像羽毛一样撒开，一直飞到我的回忆里——漫长的回忆、浩渺的回忆，它们一页又一页地翻开。

一本书。一本算术课本，一本卷了角的作业本，我轻轻地翻开。

## 序曲二

很像是博尔赫斯的沙之书，它们拥有无限数的页码，我看不完它们。我看到了从前，我的确在从前生活过，我做过作业，我还算过那

么多的算术题。那时，我究竟计算了些什么？我又算出了什么？现在看来，我曾经算过的，并非我真正要计算的，我所得出的结果，也并非真正的结果。比如说我按照老师的讲解把不合题意的解舍去，这就是一种幼稚的错误。我得出了两种答案，又为什么必须舍去其中的一个？

而且，事情不可能计算出来，可以计算的东西太少了。我还记得我们做算术题的时候，总是托着腮想啊想，对那些深埋在文字背后的意义进行猜测，以找到一种求解的途径。途径肯定不是一条，就像歧路亡羊的寓言那样，我们消失在一条又一条岔路上。

一个农人在春天撒了多少种子，在秋天又掉在地里多少？一个牧羊人一天走了多少路，一条河里有多少个波浪？我们只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，却不可能运用方程式。世界从来强调的是误差而不是精确的结果，这就是算术背离生活的原因，也是我们迷恋算术的原因——有时我们希望走到生活之外、走得越远越好。

往事不曾消逝，它一直在喧哗。像窗外的落叶那样喧哗，像这个城市的道路、广场上的嘈杂，秋风一直在吹着，它把过去残留的热气全都吹到冬天的冰雪里，吹到时间以远。石板上曾经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、数字，它证明我们作业本上的公式和得数不是一次找到，然而为了写下另一些内容，我们必须将它一次又一次地擦掉。最后，过程被丢掉了，留下了以整齐的铅笔字填充的作业本。

在我的旁边就是一面窗子，它的木格已经发黑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窗纸破了，正好露出一个小小的洞，它给了我向外窥视的诱惑。我经常能够从这里伸出视线，捕捉到面积不大的事物。一次，一只红嘴鸦落在了老榆树上，它沙哑地叫了几声就沉默了，两个树杈上的树叶正好遮住了它的眼睛。我只是看到从树叶中伸出一个红色的尖尖的嘴巴，猜测着它的忧伤。还有一次，一只蜻蜓轻盈地飞到了被那个窗洞扩大了的视野里，我看到了它绝美的飞翔姿态，一个又一个突然改变

飞行方向画出的折线，它的灵巧和速度，它的嗤——嗤——嗤——的击翅声，它的透明的四个薄翼振动着，似乎都显示了算术一样的精确性，可我仍然难以判断它究竟是以什么方法飞行的。多少年之后，我看到了法国作家列那尔的《自然纪事》，他这样描绘：从小河这边飞到那边，它总要在清水里浸一浸它那红肿的眼睛。它轻轻发出一点爆裂声，仿佛带电飞行。

实际上，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情景——在小河边，也在野地里的水洼上面。可是，我透过窗洞的观察却不是那样，只有它的飞行姿态让人神往。一会儿，那一破窗洞里出现了一只眼睛，四周布满皱纹——算术老师从外向教室里窥视，他经常这样偷偷地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那只眼睛把我吓坏了，它果断、有力地切断了我的视线，一只飘动的蜻蜓被一只可怕的眼睛替代了。我的算术作业本上只有一个算式，我还没有算出得数。当时的慌乱可想而知，只有胡乱地在作业本上写上自己也不知从哪里获得的数字，我知道这是错误的，正确的答案不在这里。

现在，我可以从飞翔的蜻蜓那里得出结论：我们所演算的一切，上帝已经演算过了，我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无数次的验证。

## 算术题

我们想一想自己曾经学过的东西吧。我打开自己曾经使用过的作业本和算术课本。时光的力量已经渗透在纸页中，它们已经失去了纯白的质地和光泽。我知道，时间总是有用意的，它施加力量必有所图，它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一位哲学家说，短秤隐约地暗示出绝对之物。我想，我曾一次次算过的得数里必定含有关于世界的寓言，它们一直在时光里窥视着我们，就像那个破窗洞里突然出现的眼睛一样。

## 题 1

### 流速

某帆船顺流而下，每小时行 19 里，逆流而行，每小时行 5 里，问流速划速各多少？

这是一个流速问题。我当初是怎样做这个题的？记忆将一些具体的情景过滤掉了，整个过程已经是一片空白。然而，解题的步骤还放在那时的作业本上。事情就是这样被光阴筛选的：它把不必要的东西扔掉。重要的是，这个题涉及几样要素——帆船、时间、距离和一条河流的流速。它们的背后都隐藏着人的力量，最后的谜底在于，人的手里操纵着双桨。

船是物质的，但它是时间的信物，只不过它一直漂流在波浪上。在中国的道德中，逆水行舟和随波逐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，人从这两种选择中决出价值和意义。随波逐流显然是一种最省力的方式，在相同的划速里可以走得更远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应该是聪明者的抉择。逆水行舟则显得愚笨、不明智和不合时宜，但是，它更需要勇气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计算早就藏在我们的心底，它的得数却未必是唯一的。

因为这一切条件都是为目标而设，关键是我们的目标是在上游，还是在下游。这将决定我们的行船方向——其中含有人性中的高贵和卑劣。我在儿童时代，曾在田野里的水渠里模拟过船在河流里的景象。我和别的孩子们一起，将一个蚂蚱捆绑在一片树叶上，然后将它放到水面上。我们用树枝划着水，掀起了层层波浪。我想，在树叶上的蚂蚱看来，一定是遇到了惊涛骇浪，它在上颠簸着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它只知道事情是突然发生的，却不知道事情的原因。它看清了树叶上的每一条脉络，也许看到了那条船的边沿，却不可能

知道在它的上方，存在着一个主宰，一个孩子仅仅由于自己的兴趣而把它放到了波涛里。

本来它应该生活在草丛里，以它长长的、弯曲的后腿，经常改变跳跃的方向，呼吸着野草的叶子上环绕的芳香，让早晨的露水打湿自己的触须。然而它却被莫名其妙地绑架了，这就是一个蚂蚱的命运。孩子们对世界的仿造，乃是在浓缩着人的未来。

当然，我们也以纸来折叠自己想象中的帆船，但它易于坍塌、沉没。这让我想到从前的一个故事：在黄河里，一只满载草捆的船由于失去平衡而倾覆，船上的人们抱着草捆漂浮在水面上，渐渐地，河水浸泡了的草捆越来越沉，压倒了水的浮力。岸上的人们看着他们缓缓地没到了水面以下……在滚滚波涛里，谁也没有拯救他们的力量。

事情就是这样，不论朝哪个方向行船，都有着极大的危险。我们仍以最大的力量来计算时间、距离、流速、划速、船的位置，只要有几个条件是已知的，就能通过运算得到其余的未知。前面的那道关于流速和划速、逆水行舟和随波逐流的算术题是这样解答的：

设流速为每小时  $X$  里，划速为每小时  $Y$  里

$$Y + X = 19$$

$$Y - X = 5$$

$$\text{得：} X = 7 \quad Y = 12$$

答：流速每小时 7 里，划速每小时 12 里。

结果已经出现了。它使世界得到了化简，然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不能化简的，这就是算术的结论不能概括生活的原因。还有一点，那就是，划速和流速的相加大于划速和流速的相减，这是庸俗实用主义者的哲学结论。